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风吹书叶

钱军◎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风吹书叶

钱军◎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吹树叶 / 钱军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4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 徐雁等主编)

ISBN 978-7-5439-6943-8

I. ① 风… II. ① 钱… III.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151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封面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主编 徐 雁 宋旅黄 王宗义

书 名: 风吹树叶

钱 军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3 000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943-8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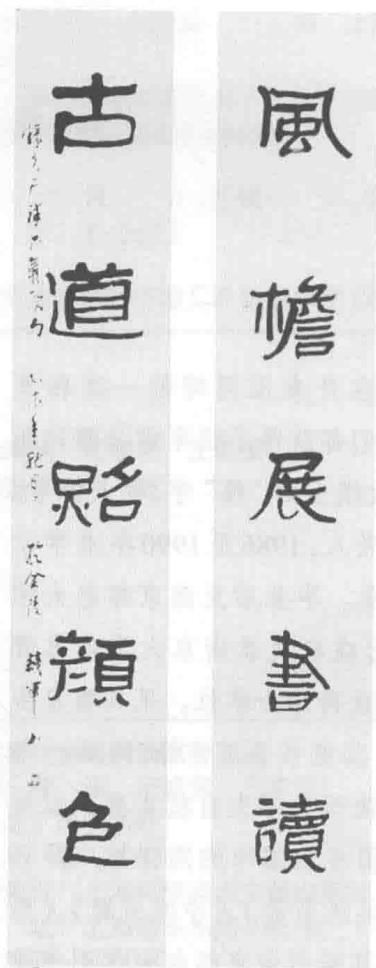
<http://www.sstlp.com>

序

徐 雁

农历立春前夜在外秦淮河畔的一次雅集中,我和在场的友人们都获得了钱军君分赠的新年礼品——写在大红纸上的“福”字,令人惊喜。

钱君是江苏泰兴人,1986至1990年求学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至南京邮电大学工作,并自2004年起在职攻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情报专业,获得博士学位。见其暇日多临汉碑,兼学汉简。其隶书善用中锋,略具行书笔意,书风率性、松快而又不失自然本真。以往见过他为若干高校图书馆编印的阅读推广导刊导报如《书林驿》、《吴风书韵》、《中原书廊》、《原样》等所题之签,及其所书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训——“知书达理”,莫不雅致而有书卷之气。钱君现为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现代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



隶书文天祥正气歌诗句对联，钱军书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家庭藏书与全民阅读等。编著有《藏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知识管理案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情报分析的认知理论与方法》(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版)等。

我与钱君的相识，有着一段因书结缘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我从北京调至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后，即创意策划编纂起《中国读书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来。该书稿在起意发凡之后，在南京、武汉、北京、苏州等地撰稿友人的积极支持下，卷

帙日益浩繁，初稿接近二百万字，亟需助理襄助，于是当时尚在校学习的陈亮君推荐了他的学兄钱军一起来担任

“本书编务”。或补撰词条，或校对文稿，好学有才的钱、陈二君，给主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编纂《中国读书大辞典》的过程，奠定并开启了我们之间友好往来和精诚合作的基础。譬如说，我曾与钱君联名主编过《中华读书之旅》三星卷（海燕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针对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但初版印行了五千册之后，一直没有被重印的消息，可见早在二十世纪初，所谓“课外阅读”就已是被中学生们所冷落的“知识大餐”了。

近年来，随着“国民阅读率”进行性降低的问题，备受媒体的关注和有识者的焦虑，我与钱君们不断研讨，日益形成了“全民阅读的希望在于下一代，全民阅读推广贵在从学生抓起”的共识，因而在校园阅读推广工作方面颇为用力，时有合作。我们期待，以“书香”引领“学习型图书馆”和“学习型校园”的建设，极大地提升现代化校园的学风和文风乃至人文、科学氛围的浓厚度，为未来“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夯实坚实的学习基础。为此，钱君与我一起多次跨东越西，走南闯北，参与全国性的阅读论坛和研讨会，指导有关学校的校园阅读推广工作，并应邀做一些阅读推广报告，受到了听众们的好评和欢迎。

春自寒夜立，风吹树叶齐。《风吹树叶》是钱君从事高校图书馆业务工作以来的部分随笔文章结集。书稿分为“书斋风铃”“书林采香”“书签在册”三辑，分别收录

了他有关藏书、书籍版本，有关阅读、图书评论和校园阅读推广，有关人物传记及“书之书”等优良读物的书评文章，内容丰富而主题明晰，展现出了作者的读书价值观和人文阅读理念。其所提炼并总结出的“阅读炼精神”、“阅读滋养慧根”、“阅读乃图书馆之魂”、“生活需要‘读书+’”等不无新意的说法，所呼吁并倡导的“馆员书评”、阅读推广导刊导报的编印等，我都非常认同并赞赏，故乐为之序，以为推介。

2016年1月3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目 录

序（徐雁）

1

上辑 书斋风铃

藏书印的起源

1

民国藏书印

4

西洋藏书票小史

11

藏书票传入中国

18

中国藏书票运动

26

《中国藏书票史话》读后

30

家有藏书始富贵

38

新书的收藏

44

毛边本的收藏

50

签名本的收藏

52

名人手泽本的收藏

54

书房的情趣

57

“书者有其房”小议	62
“书不借”三思	64
打造“家庭书文化”	70

中辑 书林采香

“驿站到底”	73
而今迈步从头阅	77
阅读炼精神	80
阅读滋养慧根	83
阅读乃图书馆之魂	86
生活需要“读书+”	89
高校图书馆的书评工作	92
馆刊与图书馆事业发展	97
导读性馆刊的技与艺	106

下辑 书签在册

聚薪传火的学术名门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读后	112
西谛的童趣与书趣	
——《石榴又红了》读后	118
大俗大雅的家庭教育观	
——《林家次女》读后	126
呼唤出版理念	
——《书局旧踪》读后	135

“人活着，得自行打点”

——《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读后 142

渐行渐远情愈真

——《目送》读后 152

写入书架积尘的“愤青”

——《愤怒书尘》读后 155

作为一门学问的古旧书业史研究

——《中国旧书业百年》评介 162

难以承受的“版本”之重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读后 169

“紫眉未必胜青编”

——《我的书缘》读后 177

“吾亦爱吾庐，芸香几卷书”

——《我的书斋》两种 180

漫步书林寻真趣

——《书林意境》读后 183

审美也是一种批评

——《书房文影》读后 186

书乡飘梦

——《徐雁序跋》读后 191

注册“徐门”是福缘

——《书林掇拾录》序 196

秋窗同听六朝松

——《六朝松随笔文库》读后 200

附录 实现阅读推广的个性化服务

——访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钱军（张清俐） 204

骋怀书海信可乐（后记）

212

藏书印的起源

藏书印(ownership seal),又称藏书章,是藏书者用以表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情趣的一种印记。藏书印在中国、日本比较通行。

藏书印在中国的出现,大抵是随着纸本书的出现、印章艺术的发展以及图书典藏活动的兴起,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出现了藏书印。

不过,那时的藏书印与一般的收藏印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某某珍藏”“某某秘玩”之类的印记,往往并不是专门为图书而设计的。一般收藏家的收藏印章一般被认为是藏书印的前身。唐太宗的“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开元”二字连珠印,都曾盖在御府图书之上,是鉴赏章的滥觞。其后如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太祖的秘阁图章之印,徽宗的宣和御印,都是著名的官家收藏印

鉴,也就是较早的一批藏书印。

私人方面的藏书印,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东晋仆射周顗已有藏书印“周顗”,梁朝徐僧权有藏印“徐”。较早的再如李泌的“邕侯图书刻章”,苏东坡的“赵郡苏轼图籍”印,王晋卿的“晋卿珍秘”印,苏舜钦的“佩六相印之裔”等印,贾似道的“秋壑图书”等印,也都是一般的书画鉴藏印,同时也是他们的藏书印。据《观古堂藏书十约》记载,一本宋本《孔子家语》,因钤有苏东坡折角玉印,于是价重连城。

藏书印的钤盖,有一定的规律。比如,最主要的一方藏书印一般钤印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页的下方。对线装书而言,即著者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脊的边框内为宜。原因是这地方是一本书的真正开始,且不易破损或脱落。如果书边特别宽大,书框特别小的,则不必一定钤在框内,也可以钤在框外;若再有其他的藏书印,则每一册的正文最后一页的下角,往往盖上一方压卷。再有,则分别钤在位于“目次”前的序文的前后和扉页版框的空白处,地位总以贴近下角为宜。无论是线装本或铅印的平装本,总不宜在封面上加盖印章;图书流传愈久,上面的藏书印也就愈多,这时自己的藏书印依次盖在最上的一方之上,以示收藏流传的先后顺序。如果下角仍有空白,则仍以钤在下角为宜。实在没有空隙可寻的,则移至书眉卷尾,以免龃龉。也可根据印章的大小、朱白,

灵活使用。

藏书印制作与使用的情况,是与我国印章艺术的发展和图书典藏活动的兴衰密切联系的。比如在材质的选择上,“古时印材多用铜,尤精者则用玉或有用金银者,以别品级贵贱耳。及元代王冕元章,始以花乳石作印,一时文人,以其易于受刃,竞相采用,于是石印始大昌于世。”(邓散木《篆刻学》)及至明中叶以后才开始有青田、寿山、昌化等各种石章;宋以前均用水印,以水调朱,使之既浓又黏,元代用油朱调艾,到清代乾隆时期,开始用八宝印泥;使用藏书印的风气,唐宋藏书家使用藏书印的较少,而且藏书家并不为每一本入藏图书都加盖藏书印,到了明清以后,藏书印有了较为定型的格式,不少藏书家才拥有专门的藏书印,而渐成习尚,乃至普通的书香之家、文人学者,都拥有了各自的藏书印,有的还不止一枚,甚至多达上百枚。

民国藏书印

藏书印发展到清末民初，藏书界使用藏书印的风气日益浓厚，藏书印不仅有了较为定型的格式，更是受到普通书香之家和文人学者的喜爱。这一时期的藏书印，有的很有时代特色。如郑振铎（1898—1958）的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系著名学者魏建功制作，全印用通行的简化汉字，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1891—1962），常在他的藏书上盖有“胡适的书”这样一枚白话藏书印，极其通俗，也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另外，缪荃孙（1844—1919）的“缪荃孙藏”印，徐乃昌（1868—1936）的“积学斋”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印，袁克文（1890—1931）的“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虽只是一般的名章和鉴赏章，但印面字体不是篆书，而用严谨的正书，在以往的藏书印中是极其少见的；还有同一印中阴文、阳文并用的。如叶德辉（1864—1927）的“叶德辉”印，“叶”字为阴文，“德辉”二字为阳文。“臣德辉”印中的“臣”字是阴文，“德辉”二字为阳

文。都很别致。

这一时期的藏书印,就其印文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类型。即名章、鉴赏章、训诫章、闲趣章和肖形章。

1. 名章

名章是藏书印中最常见的一种,它表示着书籍的归属。其中官方藏书机构的藏书印称公章,从古代的官府藏书机构如文源阁、文津阁等,到近现代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大都拥有藏书章。它们一般盖在书名页的下方正中,有的单位还在书中固定的某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下方正中,各加盖一个章。期刊和其他资料则将藏书章盖在封面上。内容往往是“某某馆藏书”“某某馆藏刊”,形状大多是长方形、正方形或椭圆形,有的藏书章还有入藏日期和图案。

私人藏书名章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可以细分为姓名章、别号章、斋名章、官名章等。明代的私人名章一般比较简单,一般只包括一名一姓,或一名一字,或直接将书斋名刻于一印。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籍贯等合刻在一起,从而使印面字数增加。如刘承干(1881—1963)的“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印,即有九个字。著名学者叶德辉对这种现象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印面以四五字为宜,宋、元藏书家只钤用姓名或别号或斋名的做法,才是正宗的,所谓“去闲文”者也。

不过,即使清末民初甚至近现代以来,这样字数较

多的私人名章仍然很多。其中有姓名与斋名合刻于一印的,如徐乃昌的“积学斋徐乃昌藏书”阳文楷书印;有姓名加籍贯的,如缪荃孙的“江阴缪荃孙藏书处”印,康有为(1858—1927)的“南海康有为印”;有的再加上斋名的,这时往往只用姓不用名。如刘承干的“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有的藏书家有多个藏书处,于是将它们合刻于一印并说明其分工的,如叶德辉有一印“长沙叶氏郎园藏书处曰丽楼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观古堂”;有的在名章中还加上吉语,如叶德辉的“德辉长寿”印,梁启超(1873—1929)的“任公长寿”印。

当然,由于受时尚的影响,大多数藏书家的常用藏书印,其印面文字开始减少。叶昌炽(1849—1917)常用的“叶昌炽”印、“昌炽”印、“鞠常”印、“硕果堂”印,周越然(1885—1946)常用的“越然”印,刘承干常用的“刘翰怡印”、“求恕居士”印、“嘉业堂”印等都只有三四个字。有的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有一个字,只用姓或名。如现代文学史家刘半农(1891—1934)就在藏书上仅盖一个大“刘”字。傅增湘(1872—1949)的“傅”印,沈曾植(1851—1922)的“沈”印、“植”印都分别是单用姓或名。

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姓名,而是通过印面文字蕴涵其名。清末的八千卷楼丁氏兄弟藏书印就是这种类型。他们分别使用“强圉涿滩”和“强圉